

括異志
上冊

正

笙齋室藏

括異志目錄

卷之一

來和天尊

樂學士

司馬待制

後苑亭

衡山僧

南岳真人

會聖宮



曹門謠

陳靖

醴泉觀

賈魏公

大名監婦

僕射廳

呂樞密

卷之二

盛樞密

俞尚書

郎侍郎

錙密學

劉侍制

楊省副

魏侍郎

司馬少卿

梁學士

張郎中

卷之三

韓郎中

張戢方

陳少卿

楊狀元

郭延卿

馬少保

潘郎中

樂太卿

徐郎中

劉太博

刁允藏

呂郎中

錢齋郎

邢文濟

嵩店巡檢

王廷評

樊預

卷之四

陳省副

王侍制

石比部

曹郎中

陸龍圖

宋中舍

馬文思

陳太博

馬仲載

夏著作

龔秘丞

梁寺丞

楊郎中

張太博

楊殿直

卷之五

李叅政

韓宗緒

南州壬子

李侍禁

李氏婢

李比部

胡殿丞

謝判官

劉觀察宅

卷之六

王少保

范叅政

麥道錄

楊道人

李楚

靜長官

率子廉

許偏頭

張輸

卷之七

張龍圖

孫副樞

芙蓉觀主

曾屯田

郭上竈

牛用之

畢道人

段穀

方道士

高閻

孫鎔

揚貫

張酒酒

卷之八

明叅政

徐學士

魚中丞

祖龍圖

尚寺丞

高舜臣

王慶

孫翰林

黃遵

劉德妙

稅道士

寇萊公

魏進士

德州民

卷之九

毛郎中

崔禹臣

張郎中

張司封

薛比部

陳良卿

羅著作

陸長緒

寇侍禁

張尚書

姜定國

傅文秀

胡郎中

僧行脫

康定民

鄭前

陳州女厲

卷之十

鍾離發運

蔡侍禁

白鬚翁

韓元卿

李敏

樂平港鼉

遵道者

董中正

同州村民

括異志目錄終

括異志卷第一

襄國張

師正纂

來和天尊

刑部尚書楊公礪為員外郎時常夢人引導云
謁來和天尊及見天尊年少晬日之姿若水
玉烏楊公伏謁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覺莫諭其
事後章聖皇帝育聖儲闡尹正神州揚公入
幕始謁而歸語諸子弟曰吾適謁皇太子迺吾
頃夢來和天尊之儀狀也事在揚公本傳

樂學士

樂學士史景德末為江都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衣冠稱帝命來召共行十餘里俄見宮闕壯麗殆非人世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既 陛見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汝姑伺此少選導一人至氣色和粹似熏酣狀帝謂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即頓首祈免者再四帝曰往哉惟汝宜遂唯而去旁拱立者謂史曰此南岳赤脚李大仙也嘗酣於酒帝急史主前曰適見者主之嗣

也寤而識之既而密以聞具述所夢曰宮中不久有甲觀之慶明年 神文誕聖安退處士劉

易常記此事

司馬待制

故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乾寧中以職官知光山縣秩滿考績於吏部時章聖臨御一夕夢引對於便殿仰觀黼座狀甚幼冲即覺竊語交親謂以改官之期方遠銓司既成課將取旨會真宗不豫 神文以皇太子監國引見資善堂仰

觀睿姿一如所夢事見龐相國所撰神道碑

後苑亭

嘉祐末仁宗於後苑建一亭題其榜曰迎曙
未幾神文棄天下英皇嗣位則亭之名豈徒
然哉昔漢昭帝者上林柳葉虫蠹成字曰公孫
病已立霍光既廢昌邑王立戾太子之孫是為
宣帝實名病已唐宣宗晚年長安小兒疊布蘸
水向日拭之謂之拔暈懿索果足鄆王嗣立以
今方古事實符契古語有云乾雀噪而行人至
火花燃而得酒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王者之
興豈無開先之兆也異哉

衡山僧

嘉祐八年衡山縣僧某來湘潭幹事既異歸衡
山至中途宿逆旅忽夢行道中車騎戈甲旌麾
儀衛去地丈餘躡空北去僧伏道左少時既過
復前又逢數騎叱之曰安得犯蹕自䟽得免因
問何官也曰新天子即位南岳神往受戒耳僧
既覺明日至衡山白所夢於邑令戒僧曰秘

之勿妄言後數日聞仁宗遺詔至考其所夢之
夕正月二十九日也金匱言武王勝殷紂大雪
平地盈丈旦日有車馬詣軍門行無轍迹太公
曰此四海之神洎何伯來受戒也因祀之約束
而去與此正類李時亮云

南岳真人

龐國相籍致仕居於京師嘉祐八年春三月公
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數刻復
生翌日命紙筆屏左右手書密封俾其子奏家
人咸謂久病恍惚書字不謹遂寢不以聞公既
薨發眎之初死有人引導令朝

玉皇入一大殿庭排班龐處下到拜訖有一人
傳帝詔云龐籍令且歸祠與南岳真人偕來
既出殿門又有人前導云當見南岳真人復至
一殿庭列班龐居上游捲簾畢既拜發眎乃
仁宗皇帝也時神文久不豫龐既復甦覺體侯
少康又聞聖躬亦復常膳乃竊喜故欲上聞三
月二十七日龐薨越一日仁廟上僉進士時濟

得之興教院主僧慧靜

會聖宮

會聖宮在洛都東八十里望仙橋祖宗之神御
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宮側之
人見王者羽衛陳布通中最後二人衣赭袍張
黃蓋乘馬相次至宮前乃不見明日宮門大敞
諸殿門鎖不鑰而啟主事者大駭

少聞仁廟崩

曹門謠

天聖末洎明道中京師市井街坊之人凡物之

嘉美者必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
者壯章稚無不道者景祐初

神文詔冊曹王

女孫為皇后曹王為國功臣之冠雖珪爵蟬聯

者三世洎作配宸極居外戚之尊可謂高且好
矣王輔藝祖定天下降蜀平吳抗醜虜破強敵
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且乎後裔之興也
唐郭尚父功蓋天下位極人臣侈窮人欲壽登
耆艾天謂報施之道由或歎然至愛女為憲宗
元妃歷七朝五居母后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

唐史臣謂子儀定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
安焉以曹氏之餘烈近之矣

陳靖

陳靖字唐臣鉅野人少儻有氣節通書易嘗
泛范諷石延年錙潛游景祐五年以進士特奏
名得三禮出身荐為邑佐皆有能聲稍遷孝感
今以公事忤郡太守輒致所事而去即日儻舟
東下隱於葉山未幾詔下以太子中允致仕值
歲荒徙家京師賣藥自給朝之公卿皆故人踵

門者輒避去或遺金帛即散道人丐者未嘗有
所畜與其妻孔氏皆學辟穀往經歲不食嘉
祐四年思武陵山水之佳畫室出彼王介甫高
其行以詩送有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
自鹵之句既至武陵結廬於高樞市居數月喪
其妻自是不接人事杜門稱疾惟焚香誦易而
已六年七月十七日亭午遽命其子庠具紙扎
作書遺張郎中顛曰近上帝以靖平生無諂使
主判地下平直司候天符下即之任矣張時取

江東漕運得書以靖為病心者不復報矣是日
又躬為一書封緘甚密戒其子曰張公歸鄉即
以此書授之不可示外人及私發違吾言汝為
不孝其子謹藏之自是多為歌詩皆有既去世
俗之意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平旦謂其子曰吾
數盡矣後事一托張秘丞至之言訖而卒時張
秘丞颺將赴官益陽前一日與靖別翌日得其
訃亟為辦喪事葬於蒼閣山之側治平元年七
月張仲孚自江東還其子屏捧父書號泣來見

封緘如初發之其始末皆叙訣別之辭中乃云
平直司必然矣為議定皇嗣事勿怪草、明年
秋英宗由太宗正為皇子而靖於六年七月為
此書已有選定之語由是知帝王之興皆受命
于天默有符契非偶然矣此皆略取張仲舉學
士所撰陳靖傳云

醴泉觀

祥符中京師東南隅醴泉湧龜蛇見其側歡之
者病瘳即其營祥源觀其後災再加營構改號

醴泉觀熙寧八年又易傾朽荐皆壘飾功軍落成命教坊伶人奏樂于庭是日玄帝影現於殿脊大珠中其部從神官旂纛之數望之悉具京師奔走觀瞻者數千萬人見虞部陳并云

賈魏公

賈魏公昌朝先德名注嘗為棣州推官公方在孕一夕夢一緋衣冠者自空而下以巨箱捧貂蟬冠以獻俄而公生始數歲先令公為瀛幕公時在膝下契丹數十萬攻圍踰月城甚危急守

陴者聞空中神告曰城有中朝輔相勿憂賊也數日虜遁去城卒無恙公自宰相出鎮擁節鉞者垂二十年官至兼侍中若然則貴賤之方淹速之數固由默定世之汲於進者無所不至豈昧於居易之理哉

大名監婦

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濫之患岍有缺圯則以薪芻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圯必有薪蒿芟竹捷椿木之

類數日百萬以備災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
東熙寧九年大名府元城縣一監婦使臣所主
埽岸有大鼃屢來噬岸之薪芻似將穴焉遂設
弓射之中首而斃是夜夢綠衣劍首謂監婦言
曰汝殺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疽死見二
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婦竊思之曰此
必殺鼃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
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去仰
眎高闕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如道士觀所

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眎其閣有
榜題曰朝元之閣下有韓侍中稚圭憑几而坐
侍者十数人若神仙儀衛乃載拜訖韓問來狀
遂白殺鼃事因曰堤岸有缺當受軍令之責非
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倘見陰官但乞檢上清
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下果詰
以殺鼃事對曰甚主埽岸河流奔逸漲濫不常
苟有決漏則當誅鼃噬吾隄不可不殺乞檢上
清格陰官取格眎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於世

有害於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陰官命前使者
引出行十餘里若墮坐井遂寤事聞劉太卿云

僕射廳

陳英公執中初以右正言謫為中允監永州酒
稅郡守常以諫官待之間日恒具肴膳就其所
治以延疑款之英公即坐周視居宇忽於榱桷
楣間注目久之顧侍吏曰見一牌否左右對以無
覩郡守而下皆曰未嘗有牌陳咲而雜以他語
及歸家人恠而詢之公曰宛見一金字牌書僕
射廳三字公由是益自負既而兩正台府竟踐
此位雖以司徒致政然在任之時官為端揆進
士魏泰呼英公為舅祖得聞其事

呂樞密

呂樞密公弼丞相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
夜將去之命鑿工陳遜煮藥時方初夏逮藥將
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取諸藥品咀剉
末又再煮之俄以嚴鼓不覺再覆既而又煮而
加火焉困甚就榻夢一神人披黃金甲持劍叱

陳曰在胞者本朝宰相也汝何等人敢以毒藥
加害陳恐慄而寤遂以所夢洎覆鼎事白於秦
國曰在孕者貴人也雖疾當無所損其后生寶
臣熙寧中自樞密使出鎮而崩聞馬城運判云

括異志卷第二

盛樞密

襄國張師正纂

樞密使文肅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病而死
支體猶溫故家人未敢殮越宿乃甦云始為人
追攝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欲而狀良久入
一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諭以同
姓名而誤追亟命公還既而復行田野間遠望
有數人皆若舊識及追眎之乃故相國沈公義

倫也喜揖盛曰素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襪所苦草、別去盛既神還病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囑語沈孤、泣而不悟汗脚襪之說及服除徹公靈而神座之旁恍有敗襪焉寃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物偶致于此旦起忘之失故不復索 文肅自語

俞尚書

俞尚書 靖詔州曲江人天聖元年第進士又自拔萃始仕曲江將求荐于天府與一同郡進士

劉某偕行劉已回預計偕行至洲頭驛有祠頗靈俞謂劉曰與足下萬里圖身計盍乞靈焉遂率劉以楮錫香酒禱祠下乞夢中示以休咎是夕俞夢神告召而謂曰公祿甚厚貯于數廩官至尚書死于秦亭劉某窮薄止有祿六斗耳公謝而退遂寤其后出入清華聲望赫然中罹廢黜者累歲其后徑至戶部尚書嘗語交親曰閔中任使決不敢去既罷廣州至烏江得疾遂入金陵就醫艤舟秦淮扶病登亭視其扁曰秦淮

亭公不憚數日而卒劉某者以累歲不第遂南
遷遂攝一尉終踰旬而卒李供備時亮云

即侍郎

即侍郎簡致仕之年將赴闕更圖一却然后懸
車途次奔牛卧于堰下時盛暑月色澄亮命從
者皆寢闢舡門默坐一夜聞舡側有人語云吾
兒明日過此幸若曹悉力曳舡渠齒恐致驚怖
即大訝登舡四顧人皆酣寢惟羣牛卧齧于屋
下翌日即駐舟以候俄有稱監簿年甫弱冠由

途於此舡既近堰群牛不待呵唾旋轉如風頃
刻而過堰即太息曰吾平生歷官治民自謂無
寬抑安能垂老更俛仰于王事乎即抗章
告老南歸餘抗牛之子不傳名字即為之諱也
陳節推之方筆以相示

錙密學

天禧中劉密學師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長沙
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見旌旗儀衛以導甚厲
民相與拱立道左因詢前駟者曰何處大官曰

潭州劉密學授南岳北門侍郎明日禮上是夜
復有內臣江供奉者來岳廟燒香宿廟下夢供
帳紛紜言新官禮上洎見乃錙密學也時馬尚
書亮時君京南已午之間有一道士至客次展
謁謂曰侍郎已下廳不敢通刺道士曰無他事
欲投潭州劉密學書耳謁曰既要相見何不早
來又曰謁今日南岳北門侍郎上事畢方來以
故後時言訖失道士所在曉衙馬視事典謁以
告馬大驚以為不祥數日函訃至考道士求見

之辰而劉捐館之日也先是劉在長沙一旦稱
劉子赴闕即具舟艦立俾徒行李族屬于舟中
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沐浴訖
穿膝坐正寢儼然而逝今衡潭之人嚴奉之禮
與岳神等身聞祖舍人士衡有傳馬運判城辛
都官子言：說符合

劉待制

侍郎劉公湜清修檢重時所推譽自金陵尹移
守高密時已抱疾乘舡沿淮至水車驛舍卒先

是駟居人見駟群卒及負荷酒食橫陳之具入
驛者視之則無人如此累日劉既卒始悟鬼神
之來迓水車驛溝在海密外界周都官之治言

揚省副

揚省副日華自言應舉日與教同人稅宅於飲
馬巷居數月無他異一日探榜歸時春季頗暄
相與解帶藉地而坐俄覺身之歎側者再三以
謂地動問諸僕隸則不知揚取剔耳篋畫壁罅
中冒出淺紅線數寸以手牽之有縑衣如綠色

隨牽而長約尺餘懼而捨之其下若有人引之
者徐々盡入座客大駭莫敢發眎即時遂遷於

旅邸

余任渭州推官日親承楊公說

魏侍郎

刑部侍郎魏公瑄初以金部員郎知洪州罷
官舟經大姑山方乘順風揚舲甚駛一女使滌
器而墜水援之不及舟速浪沸頃刻已十餘里
公惋嘆良久一女奴忽沉冥而狂語趨前而舉
止言語皆所溺婢也泣且言曰某不幸而溺於

水實命之至是無所恨然服勤左右久矣一旦
不以理而終失豈不大戚耶倘歲時月朔賜草
具饌化楮錢於戶外使其得以款鎖雖泉下亦
不敢忘報公與夫人聞之惻然悉允其求語次
一漁艇載所溺婢棹及公舟告曰溺婢為浪泊
而出或援之而逸固醒然未嘗孔而女奴亦不

復降語

都官郎中任粹云

司馬少卿

太常司少卿司馬公里自言未冠時侍仲父待

制光山縣門下客張某者亦少年同舍肄業常
苦資用不足張忽嘆曰願得乾汞法以快吾欲
有黥卒執洒掃之役者咲曰秀才少年當知世
間有此事者耶張曰神仙之術不可妄求豈
不知之乎卒曰某嘗得此術可試之張大喜脫
衣質錢市汞及炭初夜以水銀一兩內鼎中出
小瓢取藥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鼎口
泥固甚密熾炭圍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風聲頃
之成白銀矣翌日召金工視之曰此汞金也比

聞黥卒得此術間或鬻之豈非此人為之乎張亦秘而不言張謂司馬曰斯人而有斯術也圖之故亦然緩而取之善也是此屢以美言撫存之請浣衣于江濱去遂不復不知所適

梁學士

梁狀元固博達俊偉人也未仕戢于史館數年而卒未及殮憑侍姬玉兒者降靈語云吾今棄世統信宿家事不治乃爾又召子弟戒勅曰吾家素貧尚有鉛器數十事兼朝廷必有贈賜足

辦喪事不得倚四郎中其叔父也但托祖舍人可也家人問曰學士今居何所曰見作陰山諫議寄任不輕又索楮筆作啓令子弟取其書還某家於其家取所借某書還者收取者得復索茶盒飲一盃已手自封真梁蹟也酒吏乃去姬如醉醒詰之殊不自知進士洪正卿說

張郎中

郎中張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途壯任為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

京師忽瘍生于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
專治瘡病呼眎之遂取少藥傅其上既而楚痛
尤甚仇雖復注于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
沉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必訴于陰府不汝致
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
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
對事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緋衣曰
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延數日之
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緋衣曰雖然當記

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遂不見所印之處
即腫潰瘡中所出如膏脂痛若火灼後三日而
死始^蓋仇知張橐實良厚款欲先以毒藥潰其瘡
然后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遂致不救鬼之來
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紛號訴而已意庸醫之
視疾多以藥返其病使困而后治欲取厚謝因
而致斃者衆矣倘不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
心庶幾乎革矣

侍中韓公稚圭知泰州日卧病數日冥無所知倏然而醒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大驚覺悟其援後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因知賢臣之勛業非偶然而致也太常博士劉姚復云

張戡方

張戡方太寧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惡鴟每至官必下令挾彈逐之熙寧六年丁內艱權居于符離之佛寺當有鴟巢于殿之魚尾育

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彈之中丸而斃既而二鴟盤空鳴之甚怨翌日張步庭中一鴟下搏其中方驚駭一鴟復來攫傷其鬣創亦不甚旬餘瘡潰決腐及喉遂死嗟乎哀子之死仁也報子之仇義也孰謂禽獸無仁義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處萬物之靈親愛之心甚焉且其熙寧中寅己卯歲天下蝗虫父子相啖者真禽獸之不若也悲夫

陳少卿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曩歲刺宿州所事後門嘗
扁鑰相傳云開則有怪物見陳剖方明決不之
信遽命啓之果有羣妖晝夜隱見於房闥間陳
亦不甚惧一日偶至土地堂見木偶數十疑其
為妖命碎之悉投汴水中其恠遂絕蓋每歲立
春出土牛、既為衆所分裂衙衆乃取策牛人
置于土地祠也揚供奉宗義言

揚狀元

前進士黃通與狀元揚公真相善嘗夢揚投刺

自稱龍首山人慶曆中沈登第丁內艱未終喪
而卒其后好事者解之曰龍首為狀元登第也
山人者無祿之稱也

郭延卿

郭延卿洛陽人少以文行稱于鄉里呂公蒙正
張公齊賢未第時皆以師友事之太平興國中
陳搏自華州被召搏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
浴三人者皆晉謁搏倒履迎之日呂曰公當狀
元及第位至宰相張公科名雖任行間而福祿

延永又過於呂然殊不言延卿於是二人相與
言曰郭居文行鄉里所推幸與一目搏曰固知
之然亦甚好遂草別去搏送至門顧張呂曰
今晚更過訪及期往搏曰二君前程某固已言
然所惜延卿祿薄伺呂君作相始合得一命張
君作相當得職官耳既而呂果狀元中第及為
相荐延卿得試校書郭及張作相益念郭之潦
倒一夕語甚于宗誨曰為我作奏劄子荐郭延
卿京官及翌日造朝遽索奏劄宗誨草奏悞書
京字為戠宰及書可降制乃戠官皆如搏言也
進士魏泰聞之陸修撰經云

括異志卷第三

馬少保

括異志卷第三



太子少保馬公亮自言少肄業於廬州城外佛
寺一日臨燭下閱書有一大手如扇自窓隙伸
於公前若有所索公不為視閱書如故如是此
夜而至公因語人有道士云素聞鬼畏雄黃可
試以辟之公乃研雄黃清水密置于案上是夕
大手又至公遽以筆濡雄黃大書一草字書畢
聞窓外大呼曰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



雅不為聽停燭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
應逮燒更哀鳴而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且
不為他惟徒以他戲而犯公何忍遽置我于極
地耶固我得罪而幽冥之狀由公以彰暴於世
亦非公之利也公獨不見溫嶠熒犀照牛渚之
事乎公大悟即以水滌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復
擾人其恠遜謝而去進士魏泰言公嘗語其祖

潘郎中

潘郎中繼宗清河人以明經登第有吏材天聖

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寧軍其母亡已十餘載
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狀衣服宛如
平昔潘再拜號泣母急止曰可以堂西偏隔以
幃幕前下一簾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二嬭
人息焉既而語曰吾死亦無大過故陰官但置
我於一室不令他適汝既升朝封我為縣大君
陰官乃縱我出入汝前歲知道江縣我常至彼
相視以水晶柱斧倒置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
恐久溷汝聊以為識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門內

街西磨坊某人媳媚處為女因得來此家人日
夕具飲食惟聞七箸聲視之如故留月餘告去
舉家送至郊外聞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
既受代出道信都詢之皆如所說潘后嘗以緡
帛遺其家潘之子士龍今為正郎胡訥嘗著壽
行錄亦叙潘夫人事

樂太卿

光祿卿樂公滋性沉厚少年修學時嘗就祖母
寢榻前燈下看書一夕二鼓后燈檠搖動如人

携持周行室中復止故處樂亦不懼明日言於
門下客不之信是夜携燈至學舍中明燈而
坐纔二鼓復行如初客大呼而走遂命斧碎亦
無他異

徐郎中

徐郎中萊州人忘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嶺外乾
寧中仁宗登極部賀禮至闕至武陵一驛將舍
正寢駟卒言其中有恠物往來無敢居者願易
他處次雖不以為然亦出寢於廳之屏后夜將
半夢有神人狀甚偉手携竹筐其中皆人鼻也

叱汝何等人敢輒居此以妨吾路徐恐懼愧謝
神乃端視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
若易之遂以篋中擇一鼻先剗徐鼻擲去以所
擇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固四際夢中亦覺痛楚
神咲曰好一正即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夢
易之后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致仕隨其子
秘書丞朔在維揚簽判治平四年物故

劉大博

興州依山為守居層疊而上正寢尤高復構樓

於上俯視儀門如指掌寶元中太常博士劉公
中達假守是郡一日與家人登樓見白衣者依
客次若舉人狀劉遽曰有客至吾將延之遂下
樓升廳果有舉人投刺劉接之坐移刻各不語
告去遂循東廡而下左右告曰當自西廡舉人
不荅直趨東廡井次投身而入劉大駭遽索井
中無所得而亦不能究舉人者自何而來月餘
劉卒前進士程覺所言者

刁左藏允升嘗提舉大名府左箱馬監在職歲
餘卒其家先寓於大名府朝城縣熙寧二年秋
刁捐館半歲次子總忽見父坐於城門之側行
李從者無異平昔惟從人恚衣白方驚懼其父
以手招之即詣前拜且泣刁遽止之總問曰大
人今主何事刁曰吾嘗事范希文渠今主陰府
俾我提舉行疫者今欲往許州以南巡按道出
此故暫來視汝因曰汝母明年八月當死但預
為備忽告之恐渠憂撓孫某來年五月亦當死

此皆真籍先定汝宜自寬孫乃總之愛子也又
曰市中仇某不半歲必刑死因懷中取雅青紙
一幅有金書七十餘字授總曰善保持勿墜失
遂上馬呵道出南門而去問巷悉見行教里逢
市人張五者避之路左刁謂之曰我欲倩君可
乎張曰諾乃謂曰若暫到吾家語吾兒後月南
市當災宜慎之我已留從者五人防視必免焚
如張亦不知是鬼也遂詣刁宅欲達其語聞宅
中大哭少選總出方知刁久已棄世妻其洎孫

如期而死邑中官吏知有火災日夕戒諸人儲
水謹火禁月餘火自空室發與刁居密迩四鄰
悉焚惟刁宅斂完仇某者聞當刑死杜門不出
一日與客奕棋于所居之門下有誦佛經而丐
者仇屢謝之不去語頗不遜仇忘刁之言歐之
即死竟斃於枯木金書人皆不識之字

借戢刁
綽言也

呂即中

呂即中元規治平中初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
公事在韶州宅堂之後有園亭下植荔枝數

株夏五月實尽卅翌日將召賓僚開樽以賞
之其亭暮則扁籬人跡所不至翌日啓戶無
一實存枝但見殼核盈地於板壁題詩一絕云
我曹今日會家親手抱洪鍾飲教巡滿地狼籍
不知曉荔枝還自一番新歲餘呂以事去官

錢齋即

治平中有錢齋即者調於吏部挈其妻居京師
一日其妻被夫之衣冠言語皆男子也狀如病
心召符禁者治之皆不効聞孔監臣者有道術

能已人疾苦遂詣其居告以妻之所為孔許至其居翌日乃來與錢隅坐其妻冠情哀帶往來以左右罵曰汝是何人預我家事人之孔都不與語俄而獨曰莫酒看去否孔曰謂曰汝本何人輒憑人室家可乎乃曰我嘗被一命而死亦曾舉進士頗探釋老書昨到京師無處寓止暫憑附於此人孔曰汝既曾涉獵三教是識理之人也汝在此仕宦之日汝之室肯令他人附之乎鬼默然又謂之曰汝既言曾探釋老有爾許

大虛空何所不容而言無寓止之所言訖錢妻憫然而倒半日乃寤詢其前事皆不知也

張稚圭言

邢文濟

華陰縣雲臺觀道士邢文濟常掌華陰道司事故得賜紫號虛寂大師既免道職專主金天南祠鄉人歲時敬施金帛甚夥邢悉裒為私藏間充酒色之費有巡檢某人者知其事密令人諭告邢屢以酒色賄之一夕邢夢攝至金天殿下見巡檢亦在廷中有若胥吏者詣二人以盜用

神物皆服罪各杖背二十遣歸刑既覺悟背間
楚痛遂詣巡檢話昨日之夢驚曰我夢亦然月
餘刑病背疽死巡檢亦患疽相繼而斃

董賊方經臣
錄云

嵩店巡檢

渭州嵩店有巡檢解字率命班行領卒數百成
烏慶曆中羗人入寇巡檢張殿直者應援于外
其家悉為蕃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為膏
口其妻分肆一畝奠俾主汲煬之役每荷至水
次汲器必南望大慟而每歸其家一犬亦攘掠

而得者嘗隨其妻出入屢啣其衣吻而吠搖
尾前行十數步回顧又鳴如此者半歲妻曰泣
謂犬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記曰
住此而生不若逃之而死萬一或得達漢計乃
決俟夜隨犬南馳天將曉犬必擇草木岑蔚之
處令妻踰伏犬即登高阜顧望意若探候者時
補雉兔啣至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
邏者以聞訪其夫尚在好令如故自此朝暮所
食必分為三器一以飼犬斯事蕃人悉知之

評曰犬六畜也惟拳養之戀既陷禽獸之域尚猶思漢又能導俘虜之婦間閨而婦可謂獸貌而有人心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斯犬之罪人也

王廷評

王廷評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及第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東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話我同為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

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瘡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簽判同去耳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或聞王未第時家布井窰婢愈戾不順使令猜怒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里閭與一娼妓密切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遂

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放為女厲所因矢折而終

樊預

樊預眉州人登進士第為杭州觀察推官素有異相曾有四乳一日忽題於堂之扉云三聲鼓角云中見一簇樓台海上高人莫喻其旨後數日若有牙兵數百人來云吳山大王遣以奉迎預乞延教日處置家事迺去亟召同僚具以事告且訴鄉里遼遠期津遣孥累之意同官見其無疾而遽有是語以為病狂或訊其事委

曲終不答又信宿乃卒時正寢嚴鼓時也吳山即子胥之祠據州中之高阜有樓閣亭宇之勝鼓角樓臺之句乃自識也後州民聞有甲馬巡檄之聲或見樊總督者州人遂塑其像於神之側自是不復見其子祖安親說

括異志卷第四

陳省副

慶曆初陳吏部洎自三司副使謫守鍾離郡比
曹負外錢愚時為通倅錢善教術壹日俾其邑
封具酒餼悉召陳宅之長幼會于倅居明日錢
詣陳謝曰昨日以菲薄奉遊貴眷者即示區之
意以託後事耳陳大驚曰足下四體甚安此言
何謂也錢曰明年正月某日某當死乞護送諸
孤歸京師故棲則幸甚陳知錢善教術亦不以

為然愚常會其妻子曰陳亦行尸耳過明年復
舊官則不可矣明年正月如期而死日餘陳徙
廬州未半歲復召為三司副使數月病背疽而
死越三日陳有少女奴年十二三忽據榻附而
降語曰吾昨日已見王將設酒我辭少創痛而
止門外從者五十人悉戴錫皮漆弁衣皂隸綠
緋寬衫烏氈靴亦無異人世不復號慕以自苦
也又數日復降語命設榻如賓主謂曰此前濠
州同官錢比部也吾今得知益州復與比部同

官前日已嘗宴會相得之歡不異乎昔可令院
子傳語錢家院君言比部善視教十一郎乃比
部幼子最所鍾愛今再與陳吏部同事甚樂勿

思念哀慟也先是二日錢之幼女方十一歲睡
中哀號呼之良久乃寤曰我見比部與陳吏部
在一高堂上燕飲樽俎帶幕無不華麗左右侍
衛甚盛曰念父已去世不覺啼泣被呼方省與
陳宅女奴語相符昔之小說載幽冥事者多
云人間郡縣陰府悉同若陳吏部之為益州豈

其然乎比部之子閔今為供備庫副使言之詳

王待制

天章閣待制平昔王公質之謫守海陵也郡之
監兵守宇之西徧有射堂之前藝蔬為圃一日
晨興治圃卒起灌蔬畦見一老嫗入射堂中氣
貌甚假卒驚詢之嫗曰我乃監兵之母也汝亟
白我在此卒曰監兵不聞有母媪何妄也媪曰
弟告母多詰卒入白監兵遽出視之姿狀恚真
母也而言語哀惻監兵號慟家人以下皆往拜

侍母急曰以幕罨射堂之軒使不外矚既而詢
其所從來母曰真中有一事應未受生以見伏
牢者皆給假五日并獨汝念是以來爾監兵遽
謁告旦白平晉公平晉公朝服往而以常見疑
鬼神事質之皆不對曰幽冥事泄其罰至重無
以應公命平晉又問世傳有閻羅王者果有否
復誰尸之曰固有然為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
請其名字則曰不敢宣於口公乃遍字家傳藏
自建隆以來宰輔畫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寇萊

公曰斯人是也更問冥間所尚所惡事答曰人
有不戕害物命者冥間崇之而陰謀殺人者其
責甚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晉由此不復
食肉平晉嘗為之記其子復示魏泰

石比部

比部員外石公弁言皇祐中始得大理寺丞監
并州之徐溝鎮歲餘夢一鬼朱髮青膚自中雷
下瞰垂臂捋一女子髮自地出謂之曰送汝往
李專知作女石驚覺心悸遂不寐達曉時有酒

務場官姓李者石因問爾昨夜有何事李曰四
更初媳媾生一女子石歎異久之其后嬰兒有
疾召一姥視之曰本太原人隨夫寓此四十年
矣凡官出入者無不出入其家此解字亦曩日
都監之官舍也徐溝舊差班行監當今差京官
今中雷之下嘗有井李殿直監臨日鞭一女使
不勝楚痛投井而死遂廢不汲仍遭大水湮焉
石愈驚駭方省前夢之驗也

曹郎中

曹金部元舉嘗為福建路轉運使解宇中有池亭曹朝夕止於是家人恠其肌體日瘠精神恍惚訊之即日嘗有李家甚美與二婢子未侍我咸謂物恠所惑及鑿巫視之悉無効乃涸池視之求得三鱧一大二小曹遽呼曰勿壞李家娘子遂鬻而焚之曹亦謝病歸維揚歲餘卒

陸龍圖

龍圖陸公說尹成都日府宅堂前東南隅有大枇杷一株其下夜則如教女子聚泣者燭之即

無所見厥後半歲陸卒在位熙寧六年成都闔閭間遇疾邏卒哭之聲吻之然凡數十處就視之則無有至七年八年大旱殍餓盈路繼之以疾疫死者十六七洎至秋麥則無人收刈至於綾羅紗錦絨箋諸物鬻者亦少宜乎異兆之先見也 丁都官餗日見

宋中舍

太子中舍宋傳慶諫議大夫太初之子自言其父性嗜鱉嘗一日得數頭付厨婢臠之其一甚

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逾年婢疾疫苦心煩熱殆將死家人舁致外舍俾卧以伺終翌日視之則自戶間至婢曾臆間皆有青泥塗清婢亦稍問訊之則云不寃其泥之來但煩熱差減耳家人伺之逮夜有大驚自溝中被体以泥直登婢曾冰之婢踰旬病愈詢其致驚之由自婢乃述本末天聖中傳慶為遂寧通守與先君言如此

馬文思

文思副使馬公仲方尚書亮之姪也遇罷官寓

家高郵軍細君之妹示居是邑嘗以牝羊饋於公未幾生一羔秣飼數月間君患無人收放乃鬻於屠肆翌日臨格將烹之出刀於側且淪水之脩燖濯將剖而亡其刀良久見其靶於溝中置而洗拭置于床旋又失之乃羊所生羔啣而投諸溝中又以足踐淬使勿見屠者視之大感傷后以羊歸馬民自此不復屠羊公亦以羊施佛寺公嘗守全州自書斯事於閱理堂之壁云

陳太博

太常博士陳公舜俞任明州觀察推官育二子
一男一女皆六七歲一日戲嬉於外逮歸則男
子面如墨規其左頰女子則朱規其右頰家人
恠問其規之自則云不知家人但謂小兒戲而
為之命滌去翌日復然如是幾月餘日日如是
而無他恠陳慮為恠之漸也白轉運使求蒞他
局遂沿牒於浙西解既空郡給二皂以守舍一
日二人相與言曰陳察推向以二兒面有蚤以
為恠竟而無他我等當驗之有能獨入堂中自

朝至暮者釀錢若干以賞之一皂欣然携短劍
入堂之鹵序醉卧牖下及醒日已過午吏喜其
無恠有喜將獲其賞也徘徊伺晚而出俄然堂
扉啓有數婢從一媼人臂鸚鵡立堂之所若所
規畫然吏熟視默念曰苟恠如是亦何足畏方
將以刃劫之忽心動若大悖不知其身之所有
驚呼携劍突門而走犯黥門穿長街若發狂失
心者市人覩其持劍以為有變皆恐避之未半
里蹙踣道左衆掖起奪劍而誥之移刻始能言

竟不知其何恠也進士魏泰遊明州親見說

馬仲載

乾寧六年開江南為郡縣既得峽州築為安江城命內殿承制馬公仲載統率三百戎馬時石鑑以兵馬鈴轄知辰州總千兵亦駐城中一夕邏卒云蠻兵數千夜當攻城石聞之即欲遁去馬曰鈴轄倘出則誰與守遂伏劍於庭門令曰敢出者斬石遂留蠻兵六不至由此石頗啣之未數月馬忽踣地懵然無所知僕從乃舁辰州

就鑿藥石乃効其棄城戎將以軍令裁之馬病稍開就鞠於武陵乃具饌遙訴司於南岳翌日有稚子方十歲未嘗讀書忽睡中呼索紙筆乃書曰南岳門下牒勅馬仲載念卿遙祭之專勤聽其訴聲之怨切據卿之罪理當喪命上天愍卿常行吉心能守所職止命降官奪災更宜循省已避福壽戊哉幸矣熙寧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復取朱筆畫一印於日月上篆文亦不可辨兒復睡少選而寤詰之云有一人青巾黃衫

以黃勅付我亦不知手自摹寫也仲載之事武陵人無不知者南岳勅好事者錄而藏之

夏著作

尚書郎高公靖蔡州人罷官歸鄉里村居常坐隴上視農事有耕夫於土壤得鉄牌上有大字云司法叅軍夏鈞高亦不喻數年受知道州相次有長沙人夏鈞調奉州司法叅軍高方悟鉄符之前定也鈞官至著作佐郎

冀秘丞

冀秘丞膺皇祐中知河南府緱氏縣代人將至預徙家於洛城獨正于縣之正寢一夕夢二女子再拜於榻前問其所以云妾等是前邑尹女奴也以過被鞭死瘞于明府寢榻之下向來宅眷居此不敢妄出恐致驚惶今夕方設誠告乞遷于野乃幸之大也冀可之明日發其地果有二枯骨紅梳綉履尚在命裹以衣絮祭以酒飯加之楮錢埋之近郊數夕后夢中前謝而去

梁寺丞

梁寺丞彥昌相國之長子也嘉祐中知汝之梁
縣其內子嘗夢一少年黃衣束帶紗帽神彩俊
爽謂之曰君宜事我不爾且致禍既寢白梁
不之信既而竊其衣冠簪珥掛於竹木之杪變
恠萬狀梁伺其嘯拔劍擊之鬼曰噫安汝能中
我又命道士設醮以禳之始勅壇奪道士劍舞
於空無如之何謂梁曰立廟祀我當福汝既舞
於擾不得已立祠於解舍之側又曰大不誠吾
面可覓畫工來我自教之繪事既畢乃內子夢

中所見者會家人有疾鬼投藥與之輒愈歸之
政事有不合於理者洎民間利害隱匿亦密以
告梁解官廟為后政所毀鬼亦不靈

進士洪正
卿說

揚郎中

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荆
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呼為枉公
鬼異惡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錘潛
徙去楊止一子俄生癩肌潰而卒近時有人死
而復生云陰府新立速報司若揚氏之報信哉

張太博

治平二年太常博士張忘名知兗州奉符縣泰山廟拓縣之中令兼主廟事歲三月天下奉神者悉持奇器珍玩未獻公往之竊取之既解官寓家於東平一日聞空中闔外如數十人語聲雜還不可辯晨興視之其所盜巒幘器皿之類悉次第羅列於廳廡間視橐篋封鎖宛然如是者凡數夜張大怖駭悉取燔之越三日奉符舊事發兗州岳吏持檄未捕既就逮左驗明白竟寘牢戶

揚殿直

殿直楊從先至和初監大名馬監其冬夢受拒

密院劄子云千里重行右劄付從先准此既覺不喻其意明年春大雪牧馬多死監牧使臣衡替者數人乃悟千里重字也以配行乃衡字也再言之者皆被責也

括異志卷第五

李叅政

李叅政至性伯潔夷淡年幾強仕尚為布衣開
寶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讀書著文夜
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鳴珮璫揖李而
坐容態姝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來因
定神肅容熟眎而問曰鬼耶僊耶荅曰妾非鬼
耶乃仙之流亞也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三至
夷飲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簡而

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曰與君款奉二
年於茲矣見君常以禮自持未省一言及亂器
度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世曾為商賈負人息
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今世俾君羈蹇於壯歲
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啓不爾當
有禍既而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啓其封見
太平興國一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而果然後
歷清顯入叅大政擁旄巨鎮而卒

樂著作京

侍讀梅公詢端拱二年第進士清裕有才早廁
文館在坐人洎滯者數十年景德中嘗夢與一
士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膺少年中首至
祥符中真宗東封詢被選於泰山頂行事宿齋
其上是夕燭香再拜默祈將來通塞之事既寢
夢牛馬羊布野有二牛閉於前一人被冠眼前
謂牛曰伺呂公再入中書開六未晚牛遂解去
其後自尚書郎帶職知濠州呂申公以太常博
士通守郡事儀狀酷似向夢中所見又守倅之

之居花園中各有一小石牛梅曰省前夢厚結
於申公寶元中呂公入相擢梅為天章閣待制
其後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柄梅已為樞密直學
士判審官院又遷為侍讀學士却牧使是歲十
二月得疾出守許州以至捐館夢中所見牛馬
乃郡牧使也二牛開者其年歲值丑十二月又
丑也二牛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
評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富而可求也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明富貴貧賤以時而來

不可規圖而取也梅公早預俊選屯蹇不振年
始從欲方遇知己官歷兩省職居禁近擁旄巨
鎮克享遐齡始否終泰豈非命耶

韓宗緒

韓宗緒龍圖贊之子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皇
祐秋鎮廳預薦偶於相國寺資聖閣前見其家
舊使老僕呼謂曰若非某乙于死久矣何得在
此田某今從送春榜使者又問榜可見乎曰有
司牧掌甚密不可得而見也又謂曰汝能密詢

我姓字乎苟無亦可料理否僕許諾試為盡力
又問復以何處為約僕日復期於此他處難庇
某之庇此地難留鬼神可復得參處他日如期
而往僕果在焉遂開掌見已之名在片楮上揭
其下乃曰寶隣也僕曰此人明季當登第官甚
卑即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自己已有官故
得而易之若白身則不可日忽不見明年韓登
第曾以茲事說於親舊間治平間韓玉女龍圖
與供備庫使段繼文司使契丹至雄州段常為

雄之叅軍雄之舉人皆上謁田寶隣刺字厠焉
韓見之大驚與段畫道所以段復以韓事本末
語之曰遂齋戒夜醮作奏於帝木炎常侍父
官瓦橋備知之熙寧中炎登第為岳州巴陵潭
縣令玉澤嘗談恠異王云應舉時聞州東有人
常八冥言人吉凶甚驗遂卒同人數輩就問之
其人在小邸暗室中既見遂以將來得失叩之
再三不語俄又面壁而坐云田寶鄰公事至今
未乃安得有他科場事不知田寶鄰何人也炎

方省向者韓旼之言寶隣以累舉特奏名其後
官甚卑

南州壬子

虞部自外郎杜公彬罷滁倅至闕奉朝請一日
遊景德寺訪朝士不值方假華祀以至門偶狂
僧嚴法華者自廡下直揖杜公杜雅聞法華言
事多中回以平生未然之事諮之僧奪筆索紙
杜以刺字之餘授之大書曰南州壬子杜不測
其旨後數月授知漳州到州閱圖經則陳氏偽

據日自漳為南州杜歎訝之自揆以為壬子者
有土之號豈隱其為州之意耶後歲餘杜終
以任其子煜用浮屠法佗七齋僧次煜曰言及
法華之事取其書以示羣僧目觀其壬字中一
畫美長若云字遂以甲子推杜君卒之日正壬
子也子煜言之於魏泰并出其書

李侍禁

李侍禁齊善袁柳之術士大夫多喜之有別業
在華陰之東郊其妻先逝冒一妾生二子一男

一女李既死二子始髻戲喪男年二十餘乃嫡室所出與其妻謀曰二子長立當有婚嫁之費且分我之資產能置之死地家資悉我有也自此二子衣不得完食不得飽笞罵挫辱無日無之俄得疾疫既絕其藥膳雖杯水亦不與相繼皆物故妾不勝怨憤日走伏齊隴號哭以數訴月妾亦死有鄰家子於間巷見齊手携二子妾亦侍側顧謂鄰家子曰我長男不孝不友虐殺二子又令此妾啣恨而沒若可語之吾亦訴于

陰府不汝置也鄰家子知是鬼將走避因忽不見隣家子邇來告之亦不之信一旦其妻具酒餉會親舊女客於中堂其夫獨坐書閣下見乃父自外至教其罪以杖擊之坐客聞其號呼悉往眎之但見仆地叩頭服罪言虐殺二子狀乃教日死其妻後教月亦斃田宅家資悉官籍沒噫李齊之事不誣矣世之人父死而謀害幼稚以圖資賂者多矣目覩教族雖不若李為鬼靈但見其身夭折子孫淪胥以至無立錫之地李

齊之事是使狠子妬婦聞之少警其心

董戡方親
臣經見

李氏婢

賈國傳大冲常說有李某屢典郡既卒家人歸
京師舊居有老婢京城巷陌無不知者家之賀
易飲饌衣著洎親家傳道往來悉賴焉邑君愛
之如兒姪明通春方洵溝俾至親家通起居抵
暮不歸尋訪無跡邑君曰是媪苦風眩疾作墜
溝死矣即命諸婢設靈座祭焉家之吉凶亦未
報邑君泣曰是媪雖死不忘吾家明年春自外

來家人皆以為鬼也媪拜曰去歲今妾傳語某
人至某處風眩作墜溝中某人宅至媪見之令
人拯出滌去穢污加以藥餌得不死某誓傭一
年以報今既暮即辭歸往詢某氏果然是夕有
青巾男子見邑君夢曰我清衛卒也向死于巷
左昨聞宅上失女使設位以祭道假其名竊焉
今聞已歸乃拜辭去

李比部

李比部從周景祐四年隨鄉書來京師與教同

人僦舍於麻楷巷常五鼓而興持謁親知於遠坊者始啓寢戶即踣于地奴僕扶視氣息已絕至己午間始惺然曰初啓閤見一鬼戴短巾衣寬綠羅衫黝面於顛狀若祠廟中所謂判官者以氣虛之如風霜之切骨遂昏然亦不知委頓於何地也明年校藝不利於南宮

胡殿丞

胡殿丞偃潭州人至和中授峽州簽判待闕荆南僦居於公安門內暇則坐於廳所間嘗有持

刀鐻者皆過門植足注視良久乃去胡異之一日呼與小兒剃髮回問曰汝常顧我門內何也曰一親識姓某在峽州為吏兼管冥曹事多而身勞欲公垂庇是以日踵門而不敢言胡未之信及至任聚昏胡出姓名問之有一人前曰刀鐻漢竟多口胡屢詢以冥司所職但云未可輕洩居無何胡以先人忌辰飯僧課經焚疏紙錢訖明日其吏至案前以手就懷探昨日所焚疏示若新寫者已而灰滅且曰殿丞見迫不敢隱

然某已得罪而殿丞亦不免減祿筭矣數日更
暴卒暮年胡以病廢于家

謝判官

謝判官平原人寶元中嘗為曹州觀察推官視
事未幾一夕夢老父引之入一大第中家頗豪
盛姁媪抱嬰兒飾以文繡指為謝曰此君之後
身也謝問此何郡復誰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
陳郎中宅也皆產甚豐君心樂乎謝亦領之既
寤甚不懌謂妻子曰吾其死矣日處置後事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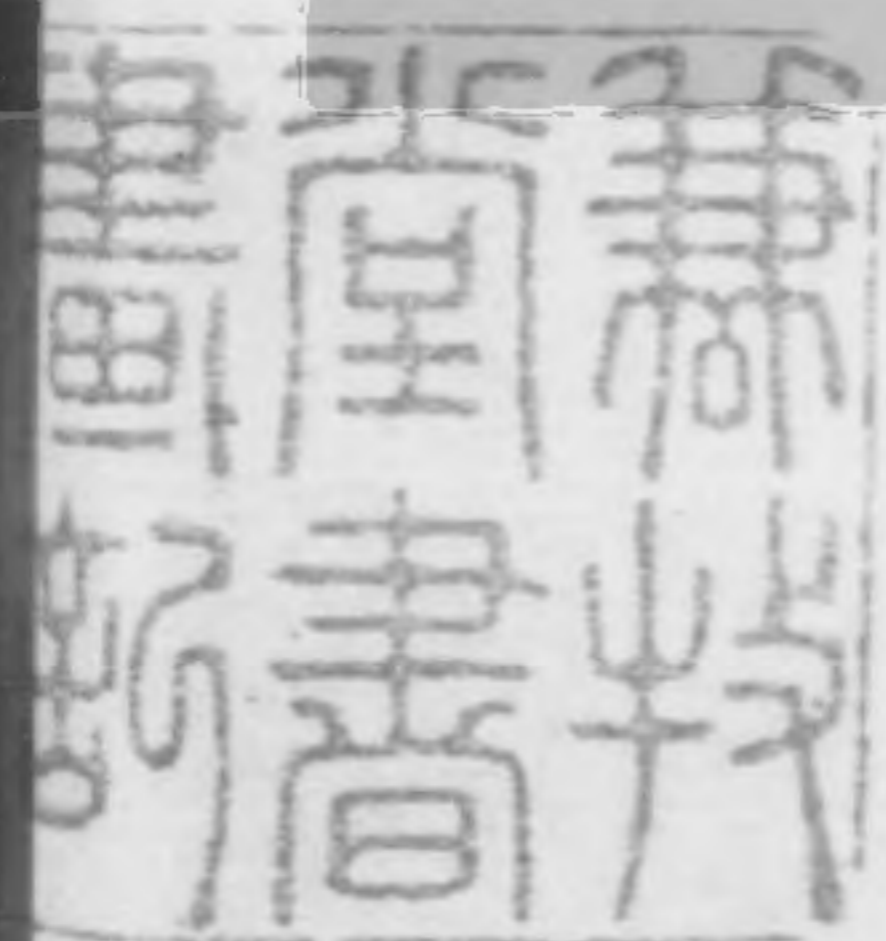
而秩滿復調棣州判官到官數日又夢前老父
復引至昔之第有小兒服紉綺戲於堦下指為
謝曰此前日之嬰兒也今始五歲尚未語既寤
語家人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
考滿又將赴調復夢老父導之入門見昔日之
兒冠緋帽紫袍銀帶立於堂前顧謂謝曰此子
已讀書矣若其謝我覺大惡之月餘病卒其子
名訥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親說如此

劉觀察宅



京師寶康門有劉觀察之別第。每儼與人翰林
學士曾布嘉祐丙申之冬以鄉貢將試禮部儼
此第以居一夕不寐聞廳中有人呼曰太尉來
既而又有若往來問訊切切細語或如傳授指
令皆以太尉為稱歷歷可詢甚訝之翌日究其
友云：後失二段

括異志卷第五



書

